



少年袴純仲

馮維辛著



少年得志

（一）

純 袴 少 年

馮維辛著

李 財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Д. И. ФОНВИЗИН
НЕДОРΟΣЛЬ

据 Д. И. ФОНВИЗИН: БРИГАДИР И НЕДОРΟΣЛЬ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譯出。

作者像系据 ПУШКИН В ПОРТРЕТАХ И ИЛЛЮСТРАЦИЯХ
(УЧПЕДГИЗ, ЛЕНИНГРАД, 1951) 复制, 原作者是 Ж·КАРАФ.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t32 字数 67,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 插页3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300 册

定价(7) 0.39 元



作者像

人 物

普罗斯塔科夫。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他的妻子。

米特罗方——他們的兒子，纨绔少年。

叶烈美耶夫娜——米特罗方的奶媽。

普拉夫津。

斯塔罗东。

索菲亚——斯塔罗东的外甥女。

米朗。

斯科季宁老爷——普罗斯塔科夫太太的兄弟。

庫捷金——神学校的学生。

崔菲尔金——退伍的中士。

符拉尔曼——教师。

特里士卡——裁縫。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的听差。

斯塔罗东的僕人。

第一幕

第一場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米特羅方、叶烈美耶夫娜。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打量着米特羅方身上的袍子) 这件袍子算完全給糟踐了。叶烈美耶夫娜, 把那个騙子手特里士卡給我叫來。
(叶烈美耶夫娜退場) 他这个賊把衣服全給做瘦了。米特羅方勞希卡, 我的好孩子! 我看你一定觉得紧的要死吧。叫你爸爸來。

米特羅方退場。

第二場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叶烈美耶夫娜、特里士卡。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对特里士卡) 你这个畜生, 走过来点。看你那份作賊的德行, 我沒跟你說是怎么着? 不是讓你往肥点兒做嗎? 第一, 孩子一天一天在往大里長; 再說这孩子的

腰身本来就标致，不穿瘦衣服也显得合适。你这个饭桶，还有什么好说的？

特里士卡 可太太，您知道我这手艺是自己学出来的。我早就跟您回过：请您拿给裁缝做去。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难道非得裁缝才做得好袍子，简直是胡说八道！

特里士卡 人家作裁缝的都学过徒，太太，可我没学过。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还要强嘴呢。这个裁缝是跟那个裁缝学的，那个裁缝是跟第三个裁缝学的，可头一个裁缝是跟谁学的？你说说，畜生。

特里士卡 头一个裁缝或许比我做的还坏哩。

米特罗方 (跑入) 叫过爸爸了。他说就来。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好好地叫他，若是不来，就把他拉出来。

米特罗方 你看爸爸这不是来了。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普罗斯塔科夫。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怎么啦，干嘛你总是躲开我？你看，当家的，看你纵着他们把我弄到了什么地步！给孩子做的新衣裳，是预备在他舅舅订亲时穿的，你瞧，这像个什么？特里士卡给做成什么样子了？

普罗斯塔科夫 (因害怕而结巴) 有……有点肥笨。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我看你才有点肥笨哩，真亏你这样聪明。

普罗斯塔科夫 孩子他妈，我以为你觉得这衣裳有点肥笨哩。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难道你瞎了眼睛嗎？

普罗斯塔科夫 在你跟前，我就是什么也瞧不見。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嘿瞧，老天爷賞給我一个多招人疼的男人：

自个兒連个肥瘦都分不出来。

普罗斯塔科夫 孩子他媽，在这方面，我打早就相信你，現在还是这样。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那就請你相信罢……我可不能任着下人的性子。当家的，馬上去罰……

第四場

前場人物和斯科季宁。

斯科季宁 罰哪一个？可是为了什么？在我訂亲的日子，我求求你，好姐姐，看在今天这个好日子上，留到明天再罰罢；等到明天，若是你願意，我倒挺願帮你一下忙。假若我放过一个有过失的人，那我就不叫塔拉斯·斯科季宁了。在这上头，好姐姐，我跟你一点不差。可你倒是为什么發这样大的火呀？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这不是，兄弟，我信得过你的眼力。米特罗方努希卡，到这兒来。你看这件袍子肥大嗎？

斯科季宁 沒有的話。

普罗斯塔科夫 孩子他媽，我也看出这身衣裳有点瘦。

斯科季宁 我倒看不出瘦来。兄弟，我看这身袍子是再合身沒有了。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对特里士卡)滾出去，畜生。(对叶烈美耶夫娜)

叶烈美耶夫娜，你該給孩子吃早飯啦。恐怕教師們就要來了。

叶烈美耶夫娜 太太，他已經吃了五塊面包了。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那这第六塊你就舍不得給孩子了？陰毒鬼。

你們看，人家倒多热心哪！

叶烈美耶夫娜 我是为了少爷的身子，太太。我說这个是为了米特罗方·切列契耶維奇好。昨兒他难受了一夜。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哎呀，我的聖母娘娘！你晚上怎么啦，米特罗方努希卡？

米特罗方 没什么，媽媽。昨兒吃完晚飯觉得有点不舒坦。

斯科季宁 对啦，伙計，八成你是撑着了。

米特罗方 舅舅，我差不多根本就沒吃晚飯。

普罗斯塔科夫 我記得，我的好孩子，你像是吃了点什么的吧。

米特罗方 那算得什么！三片兒咸肉，吃了点餡餅，也不知道是五張还是六張，反正記不得了。

叶烈美耶夫娜 夜里隔不了一会就要水喝。把一鑊子葛瓦斯^①都喝光了。

米特罗方 这会兒还迷迷糊糊的。一夜淨夢見些个坏玩意兒。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什么样的坏玩意兒，米特罗方努希卡？

米特罗方 一会兒夢見你，媽媽，一会兒夢見爸爸。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这是怎么着？

米特罗方 剛一睡着就看見好像媽媽你在揍爸爸。

普罗斯塔科夫 (旁白) 嗨！該我倒霉！这夢一定应驗！

米特罗方 (撒嬌地) 我覺得怪心疼的。

① 一种用麦粉或面包作成的清凉饮料，味酸。——譯者注。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不滿地)心疼誰，米特罗方努希卡？
米特罗方 心疼你，媽媽：打我爸爸把你累得那个样兒。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来摟摟媽媽，我的心肝。只有我兒子是我
唯一的寬心丸。

斯科季宁 喂，米特罗方努希卡！我看你是媽媽的兒子，不是
爸爸的。

普罗斯塔科夫 可至少我疼这孩子，像做父亲應該做的那样；
多伶俐，多通情理的孩子，簡直是又开心又逗笑；有时候
我一看見他就不知道怎么好了，欢喜得簡直不敢相信他是
我的兒子。

斯科季宁 可这会兒咱們这个开心的孩子怎么搞得不开心啦。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要不要到城里請个大夫来？

米特罗方 用不着，用不着，媽媽。我自个兒会好起来的。我
这就跑到鸽子房去，也許……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也許老天爷發發慈悲。去好好玩玩吧，米
特罗方努希卡。

米特罗方和叶烈美耶夫娜退場。

第五場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普罗斯塔科夫、斯科季宁。

斯科季宁 怎么看不見我的未婚妻呐？她在哪兒呀？今兒晚上
就訂亲，怎么現在还不告訴她一声她就要出嫁了？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来得及的，好兄弟。若是早告訴她，她倒
以为咱們做事还得跟她回一声似的。从我丈夫方面來說，

我跟她多少总算沾点兒亲；我哪，就喜欢别人都听我的。
普罗斯塔科夫（对斯科季宁）說真个的，我們拿索菲优絲卡，就跟对待真正的孤女一样。她爸爸去世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娃娃。半年以前，她母亲，我兄弟媳妇，中了風……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拿手比划，好像往心口上画十字）上帝保佑我們。
普罗斯塔科夫 就因为这个，她就一命归了陰。索菲优絲卡的舅舅斯塔罗东先生到西伯利亞去了；已經好几年沒有信息，我們也就当他死了。我們看她孤苦伶仃的，就把她接到我們村子里来，并且經管她的财产，但我們是像經管自己的财产那样代她經管着的。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孩子他爸，你今天怎么这样一个勁兒地胡說八道？我兄弟还以为咱們把她接过来，这里头有什么貪圖似的。

普罗斯塔科夫 咄！怎么能，孩子他媽，他怎能想到这上头去？索菲优絲卡的不动产，我們根本就沒法把它搬到这儿来。
斯科季宁 就是把动产給动了，我也不会到衙門去告狀。我不喜欢东奔西跑的，再說也忌諱这样的事。不管鄰居們怎么欺侮我，不管我受了多大損失，我也向来不去打官司，想补上这个損失，与其东奔西走，还不如在自己的农奴身上打主意，这才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

普罗斯塔科夫 老弟講的倒是真的：咱們这区里的人都說你是收粮租的能手。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請你教教我們吧，亲爱的兄弟；我們怎么也做不好。自从我們把农民所有的一切全捞来以后，我們就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啦。真倒霉！

斯科季宁 好吧，好姐姐，我一定教給你，說了就算，只要你

把索菲优絲卡嫁給我。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難道你真看中了那個黃毛丫頭？

斯科季寧 唉，我看中的可不是什麼黃毛丫頭。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那是看中了她揆着你的田莊？

斯科季寧 也不是莊子，是莊子里養的東西，簡直把我稀罕死了。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到底稀罕的是什麼呀，好兄弟？

斯科季寧 我稀罕上那些豬了，好姐姐，我們那兒的豬，個頭真大，隨便一個站起來都比咱們高出一腦袋。

普羅斯塔科夫 真奇了，兄弟，親戚有時候不曉得怎麼那樣相像。我們米特羅方簡直就跟他舅舅一點不差。他打從小喜愛豬的那股勁兒就跟你一樣。還在三歲的時候，他一見着豬就歡喜得什麼似的。

斯科季寧 這真邪行！老哥，那麼好，米特羅方稀罕豬就算因為他是我外甥，這兒頭有點相同的地方；可我倒是因為什麼這麼沒命地喜歡豬呢？

普羅斯塔科夫 這兒頭也有相同的地方。我是這麼看。

第六場

前場人物和索菲亞。

索菲亞登場，手里拿着一封信，樣子很高興。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對索菲亞）什麼事這樣高興呀，姑奶奶？有什麼喜事嗎？

索菲亞 我剛才得了個好消息。我舅舅這麼多年沒有音信了。

我敬愛他，就跟敬愛我父親似的，他最近到莫斯科了。我

剛剛收到他一封信。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大吃一驚，惡毒地) 怎么着！你舅舅斯塔羅東
還活着！你真扯蛋，說他居然復活了！真是說鬼話！

索菲亞 他压根兒就沒死。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沒死！難道他就不能死嗎？得啦，小姐，
這是你耍的花招，拿你舅舅來吓唬我們，好讓你得自由。
說什么舅舅是聰明人；他看見你落在人家手頭，一定得想
辦法把你搭救出去。你高興的就是這個。姑奶奶，可別高
興得過頭了。老實說，你舅舅是怎么也還不了陽的。

斯科季寧 姐姐，要是他果真沒有死呢？

普羅斯塔科夫 他若沒死的話，那可糟啦！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對丈夫) 怎能沒死！你怎么啦，顛三倒四的？
難道你還不曉得，多年以來，我就托教堂的人給他念經，
超度他的亡魂嗎？不見得上帝就聽不見我的禱告吧！(對
索菲亞) 把那封信給我！(几乎是吞過來) 我敢打賭這准是封情
書。是誰寫來的我都猜得着。准是那個軍官，他想娶你，
你也想嫁他。唉，這到底是個什么样的流氓，沒得我許
可，就私下捎信來！我一定要把給你轉信的那個奴才查出
來，整一頓不可。如今成了什么世道！給大姑娘寫信！姑
娘們可都識字了！

索菲亞 您自己念念，太太。隨後您就會知道根本沒有什麼不
清不白的事。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您自己念念！”不行，小姐，謝謝老天爺，
我沒受過那么大的教育。我光會收信，說到念信的事，我
總叫別人念給我聽。(對丈夫) 念一遍。

普羅斯塔科夫 (久久地看信) 好難。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当家的，看得出，把你可教养成閨閣千金了。兄弟，你念念，勞駕啦。

斯科季宁 我！我長这么大就沒念过什么，好姐姐！老天爷压根兒就沒拿这套沒味的事来麻煩我。

索菲亞 就讓我給您念吧。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嘸，姑奶奶！我知道你会念，可我就是有点不大相信你。我看米特罗方努希卡的老师快要来了。我讓他……

斯科季宁 你們已經讓这小伙子念書了？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是啊，我的好兄弟！已經念了四年了。誰要說我們不关心米特罗方努希卡的教育，那准是缺德。花錢請了三个老师。教識字的是聖母节教堂的执事庫捷金。教算术的，兄弟，是一个退伍的中士崔菲尔金。他們倆都打城里往这兒来。咱們这兒离城只三俄里路，兄弟。教他法文和其它學問的是德国人阿达木·阿达米奇·符拉尔曼。光給他每年就是三百盧布。伙食还是咱們的。咱們家的老媽子还給他洗衣服。他出門时还得坐咱們的馬車。每頓飯一杯葡萄酒。夜里还得点咱們的蠟燭，就連他的假髮也是咱們的福姆卡免費給他做的。不过說老實話，好兄弟，我們倒挺滿意他。他多嚙也不逼那孩子。我的兄弟，米特罗方努希卡还没有成年呐，所以讓他享享福；往后，再过上十年，等他一旦出去作事，——願上帝保佑不要如此——那就什么罪都得受了。好兄弟，誰該享多少福，这全是命里注定的。你看姓普罗斯塔科夫的一个个都是人在家中坐，爵位天上来^①。我們米特罗方努希卡哪点兒不如他們？哎哟，可巧啦，咱們那位尊貴的房客駕到了。

第七場

前場人物和普拉夫津。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兄弟，我的朋友！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我們的貴客普拉夫津先生；我給你介紹一下，我的先生，这是我的兄弟。

普拉夫津 我很高兴和您認識。

斯科季宁 好得很，先生！您尊姓？我沒听清楚。

普拉夫津 我姓普拉夫津，这回您听清楚了吧？

斯科季宁 先生，您貴处哪里？您的庄子在什么地方？

普拉夫津 若是您有必要知道这个的話，我生在莫斯科，我的庄子就在这里的总督治下。

斯科季宁 先生，斗胆請問，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和父名哩！您庄子里也养猪嗎？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噫，得了，兄弟，别又来你的猪了。还是談談咱們那樁麻煩事吧。（对普拉夫津）你听听，先生！老天爷讓我們收留一个姑娘。她接到她舅舅一封信。人家这封信，是她舅舅打陰曹地府写来的。你行行好，先生，勞駕給咱們大家念念。

普拉夫津 抱歉得很，太太。不得收信人許可，我一向是不看別人信的。

① 在十八世紀，貴族事实上可以不去作官，只挂个名而获得官位。——原編者注。

索菲亞 我求您啦 您要能念一遍，我非常感激您。

普拉夫津 那就只好遵命了。(念信)

亲爱的外甥女！我的事業，使我在這几年里不得不和我的親人們睽別；而遠在他鄉，又使我喪失了聽到你們消息的快樂。我在西伯利亞住了幾年後，現在已經來到了莫斯科。我以自己的例子證明，以勞動和正直是可以獲得一份財產的。我就用這種方法，加上個人的幸運，我積蓄了一萬盧布的財產……

斯科季寧和普羅斯塔科夫夫婦 一萬盧布！

普拉夫津 (念)“這都由你，我親愛的外甥女，由你繼承……”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由你繼承！

普羅斯塔科夫 由索菲亞繼承！

斯科季寧 由她繼承！

} 一同。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扑過來攔住索菲亞)給你道喜呀，索菲優絲卡！給你道喜呀。我的寶貝兒！我都樂瘋了！眼下你得找個未婚夫啦。我呀，我給米特羅方努希卡也不想挑再好的老婆了。你的舅舅真好！簡直是親老子！我本來也一直在想，老天爺保佑着他，願他還活在世上。

斯科季寧 (伸出手來)得啦，好姐姐，咱們趕緊談定吧。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小聲對斯科季寧)你先等等，好兄弟。得先問問，她還願不願意嫁給你？

斯科季寧 怎麼着！這叫什麼話！難道你真得跟她回一聲？

普拉夫津 這封信要不要念完？

斯科季寧 還念干嗎？你就再念上五年，也念不出比這一萬盧布更有意思的了。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對索菲亞)索菲優絲卡，我的寶貝兒！到我臥房去。我要馬上跟你談談。(帶走索菲亞。)